

東周列國志

第二冊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Young



新式東周列國志目錄

卷一

第一回	周宣王聞謠輕殺	杜大夫化厲鳴冤	一
第二回	褒人贖罪獻美女	幽王烽火戲諸侯	九
第三回	犬戎主大鬧鎬京	周平王東遷維 也	一九
第四回	秦文公郊天應夢	鄭莊公掘地見母	二八
第五回	寵虢公周鄭交質	助衛逆魯宋興兵	三八
第六回	衛石碻大義滅親	鄭莊公假命伐宋	四七
第七回	公孫闕爭車射考叔	公子翬獻諂賊隱公	五七
第八回	立新君華督行賂	敗戎師鄭忽辭婚	六六
第九回	齊侯送文姜婚魯	祝聃射周王中肩	七三
第十回	楚熊通僭號稱王	鄭祭足被脅立庶	八〇
第十一回	宋莊公貪賂構兵	鄭祭仲殺堵逐主	八九
第十二回	衛宣公築臺納媳	高渠彌乘閒易君	九九

第十三回	魯桓公夫婦如齊	鄭子嚭君臣爲戮	一〇七
第十四回	衛侯朔抗王入國	齊襄公出獵遇鬼	一一五
第十五回	雍大夫計殺無知	魯莊公乾時大戰	一二六
第十六回	釋檻囚鮑叔薦仲	戰長勺曹劌敗齊	一三二
第十七回	宋國納路誅長萬	楚王杯酒虜息嬖	一四〇
第十八回	曹沫手劍劫齊侯	桓公舉火爵甯戚	一五〇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厲公復國	殺子頹惠王反正	一六〇
第二十回	晉獻公違卜立驪姬	楚成王平亂相子文	一六九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俞兒	齊桓公兵定孤竹	一七九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兩定魯君	齊皇子獨對委蛇	一九一
第二十三回	衛懿公好鶴亡國	齊桓公興兵伐楚	二〇〇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禮款楚大夫	會葵邱義戴周天子	二一三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滅虢	窮百里飼牛拜相	二二五
第二十六回	歌展屨百里認妻	獲陳寶穆公證夢	二三六

第二十七回	驪姬巧計殺申生
第二十八回	里克兩弑孤主
第二十九回	晉惠公大誅羣臣
第三十回	秦晉大戰龍門山
第三十一回	晉惠公怒殺慶鄭
第三十二回	曼娥兒踰牆殉節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齊納子昭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衆
第三十五回	晉重耳周遊列國
第三十六回	晉呂卻夜焚公宮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綿上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亂居鄭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詞却敵
第四十回	先軫詭謀激子玉
第四十一回	連谷城子玉自殺

獻公臨終囑荀息	一
穆公一平晉亂	九
管夷吾病榻論相	一八
驪姬登臺要大赦	二八
介子推割股啖君	三八
羣公子大鬧朝堂	四六
楚人伏兵劫盟主	五六
齊姜氏乘醉遣夫	六八
秦懷嬴重婚公子	七八
秦穆公再平晉亂	八八
太叔帶怙寵入宮中	九八
晉文公守信降原	一〇九
晉文公伐衛破曹	一一九
晉楚城濮大交兵	一三一
踐土壇晉侯主盟	一四三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陽受觀	衛元暉公館對獄	一五二
第四十三回	智甯俞假酖救主	老燭武繩城說秦	一六一
第四十四回	叔詹據鼎抗晉侯	弦高假命犒秦軍	一七一
第四十五回	晉襄公黑縶敗秦	先元帥免胄殉翟	一八一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入宮弑父	秦穆公濟河焚舟	一九一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簫雙跨鳳	趙盾背秦立靈公	二〇〇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將亂晉	召士會壽餘給秦	二一〇
第四十九回	公子鮑厚施買國	齊懿公竹池遇變	二二〇
第五十回	東門遂援立子倭	趙宣子桃園強諫	二二九
第五十一回	責趙盾董狐直筆	誅閹椒絕纓大會	二三九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嘗鼃構逆	陳靈公袒服戲朝	二五〇
第五十三回	楚莊王納諫復陳	晉景公出師救鄭	二五九
卷三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縱屬亡師	孟孫儒托憂悟主	一

第五十五回

華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結草亢杜回

一一

第五十六回

蕭夫人登臺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一二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晉

圍下宮程嬰匿孤

一三

第五十八回

說秦伯魏相迎醫

報魏齡養叔獻藝

一四

第五十九回

寵胥童晉國大亂

誅岸賈趙氏復興

一五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軍肆敵

信陽城三將鬪力

一六

第六十一回

晉悼公駕楚會蕭魚

孫林父因歌逐獻公

一七

第六十二回

諸侯同心圍齊國

晉臣合計逐欒盈

一八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一九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欒盈滅族

且于門杞梁死戰

二〇

第六十五回

弑齊光崔慶專權

納衛衍甯喜擅政

二一

第六十六回

殺甯喜子縛出奔

戮崔杼慶封獨相

二二

第六十七回

盧蒲葵計逐慶封

楚靈王大合諸侯

二三

第六十八回

賀廐祈師曠辨新聲

散家財陳氏買齊國

二四

第六十九回

楚靈王挾詐滅陳蔡

晏平仲巧辯服荊蠻

二五

第七十回	殺三兄楚平王卽位	劫齊魯晉昭公尋盟	一六五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殺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一七六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尙捐軀奔父難	伍子胥微服過昭關	一八八
第七十三回	伍員吹簫乞吳市	專諸進炙刺王僚	一九九
第七十四回	囊瓦懼謗誅無極	要離貪名刺慶忌	二一二
第七十五回	孫武子演陣斬美姬	蔡昭侯納質乞吳師	二二三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棄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屍	二三三
第七十七回	泣秦廷申包胥借兵	退吳師楚昭王反國	二四五
第七十八回	會夾谷孔子却齊	墮三都聞人伏法	二五六
第七十九回	歸女樂黎彌阻孔子	棲用稽文種通宰嚭	二六八
第八十回	夫差違諫釋越	句踐竭力事吳	二八一

卷四

第八十一回	美人計吳宮寵西施	言語科子貢說列國	一
第八十二回	殺子胥夫差爭敵	納蒯瞶子路結纓	一一

第八十三回	誅白勝葉公定楚
第八十四回	智伯決水灌晉陽
第八十五回	樂羊子怒餒中山羹
第八十六回	吳起殺妻求將
第八十七回	說秦君商鞅變法
第八十八回	孫臏伴狂脫禍
第八十九回	馬陵道萬弩射龐涓
第九十回	蘇秦合從相六國
第九十一回	學讓國燕噲召兵
第九十二回	賽舉鼎秦武王絕經
第九十三回	趙主父餓死沙邱宮
第九十四回	馮驩彈鋏客孟嘗
第九十五回	說四國樂毅滅齊
第九十六回	藺相如兩屈秦王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計逃秦國

滅夫差越王稱霸	二五
豫讓擊衣報襄子	三七
西門豹喬送河伯婦	四八
驕忌鼓琴取相	五八
辭鬼谷孫臏下山	七〇
龐涓兵敗桂陵	八〇
咸陽市五牛分商鞅	九一
張儀被激往秦邦	一〇二
偽獻地張儀欺楚	一一三
莽赴會楚懷王陷秦	一二三
孟嘗君偷過函谷關	一三四
齊王糾兵伐桀宋	一四三
驅火牛田單破燕	一五四
馬服君單解韓圍	一六三
假張祿庭辱魏使	一七三

第九十八回

質平原秦王索魏齊

敗長平白起坑趙卒

一八六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郵

呂不韋巧計歸異人

一九九

第一百回

魯連仲不肯帝秦

信陵君竊符救趙

二一一

第一百零一回

秦王滅周遷九鼎

廉頗敗燕殺二將

二二一

第一百零二回

華陰道信陵敗蒙驁

胡盧河龐煖斬劇辛

二二四

第一百零三回

李國舅爭權除黃歇

樊於期傳檄討秦王

二三一

第一百零四回

甘羅童年取高位

嫪毐偽亂秦宮

二四一

第一百零五回

茅焦解衣諫秦王

李牧堅壁却桓齮

二五〇

第一百零六回

王敖反間殺李牧

田光刎頸薦荊軻

二六九

第一百零七回

獻地圖荊軻鬧秦廷

論兵法王翦代李信

二七八

第一百零八回

并六國混一興圖

號始皇建立郡縣

二八八

新式
東周列國志 卷二

白下 蔡 募元放加評

南匯 朱惟公太忙標點

第二十七回 驪姬巧計殺申生 獻公臨終囑荀息

驪姬之害申生，從前回逡巡而來，到此回是結穴處；譬如弈者局勢已成，到此只消一點一劫，便滿盤都是。故此數計雖狠，而其得力處，却不在此回也。驪姬之害申生，十九都是優施之惡，起初進讒之方，及結交二五爲助，說里克使之中立，這幾個大關節處，都是這個奸賊主意。驪姬不是得他爲謀，未必便能害太子，不害太子，晉國不亂。其初只由失於內外之防，其弊遂至破國亡家，敗壞而不可收拾，可畏哉！荀息里克都只是謀臣，算不得大臣，爲其只看得見半邊也。丕鄭父之才識，高似荀息數倍，却反屈於下僚，晉之用人如此，宜其亂也。

驪姬之讒太子，處處先之以哭，蓋先以哭動人主之心，而後其言易入也。然哭之一字，却是婦人長技通病；今人於妻妾之間，有以哭進其說者，其亦慎之也哉！

申生只以順命爲孝，故不憚自賊，不知自賊之弊，更甚於出亡；由於素日斷理不明，認義不熟之故。以此

論之，卽謂虢之輔導無可也。

荀息以璧馬之謀，遂滅虞，虢二國，可謂智矣！乃於晉獻之殺申生，害辛公子，却不能出一言以諫阻，反受立奚齊之亂命，而許以死忠，雖有之智，安在哉？不知大體，而僅以從命爲忠，卽謂小人之忠可也。

申生本不應死，又在可以不死之地，而竟死，愚之過也。禮「子之於父母，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恐邂逅致死，而予親以殺子之名也。況國君家嗣，又與士庶不同，關係社稷之存亡，宗嗣之盛衰，尤不可以輕死者也。地居於外，逃之可以自脫，則信在先，去之不思無名，留其身以繫國家之重，姑俟君老要後入焉，於以安靖其國，猶可存盤，而蓋其父之愆也。乃計不及此，而只一死以成己之名，貽亂國之殃，而無補於其親之過，僅可謂自好之人耳。揆之於義，所欠實多，吾故無取焉。

話說晉獻公以并虢二國，羣臣皆賀，惟驪姬心中不樂。他本意欲遺世子申生伐虢，却被克代行，又一舉成功，一時間無題目可爲，乃復與優施相議，言「里克乃申生之黨，功高位重，我無以敵之，奈何？」優施曰：「荀息以一璧馬滅虞，虢二國，其智在里克之上，其功亦不在里克之下；若求荀息爲奚齊之子之傳，可以敵里克，有餘矣。」驪姬謂獻公，遂使荀息傳奚齊之子。驪姬又謂優施曰：「荀息已入我黨矣，里克在朝，必破我謀，何計可以去之？克去而申生乃可圖也。」優施曰：「里克爲人，外強而中多顧慮，誠以利害動之，彼必持兩端，然後可收而爲我用。克好飲，人能爲我具特羊之饗，我因侍飲而以言探之。其入則夫人之福也，卽不入，優人亦聊與爲戲，何罪焉？」驪姬曰：「善。」乃代爲優施治飲具。優施預請於里克曰：「大夫驅馳虞，

饒問勞苦，施有一杯之獻，願取開，邀大夫片刻之歡，何如？里克許之，乃攜酒至克家。克與內子孟皆西坐爲客。施再拜進觥，因侍飲於側，調笑甚洽。酒至半酣，施起舞爲壽，因謂孟曰：『主陷我，我有新歌，爲主歌之。』孟酌兕觥以賜施，施唱以羊脾，問曰：『新歌何名？』施對曰：『名暇豫，大夫得此事，可保富貴也。』乃頓喉而歌，歌曰：

暇豫之吾吾兮，不如烏烏。衆皆集於苑兮，爾獨於枯。苑何榮且茂兮，枯招斧柯。斧柯行及兮，奈爾枯何！歌訖，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施曰：『譬之於人，其母爲夫人，其子將爲君。本深枝茂，衆鳥依托，所謂苑也。若其母已死，其子又得謗，禍害將及，本搖葉落，鳥無所棲，斯爲枯矣。』言罷，遂出門。里克心中快快，卽命撤饌，起身逕入書房，獨走庭中，迴旋良久。是夕不用晚餐，挑燈就寢，展轉牀褥，不能成寐。左思右想，優施內外俱寵，出入宮禁，今日之歌，必非無謂而發。彼欲言未竟，俟天明當再叩之，推至半夜，心中急不能忍，遂分付左右，密喚優施，到此問話。優施已心知其故，連忙衣冠整齊，跟着來人直達寢所。

里克召優施坐於牀間，以手撫其膝，問曰：『適來苑枯之說，我已略喻，豈非謂曲沃乎？汝必有所聞，可與我詳言，不可隱也。』施對曰：『久欲告知，因大夫乃曲沃之傳，且未敢直言，恐見怪耳。』里克曰：『使我預圖免禍之地，是汝愛我也，何怪之有？』施乃俯首就枕，低語曰：『君已許夫人，殺太子而立奚齊，有成謀矣。』里克曰：『猶可止乎？』施對曰：『君夫人之得君，子所知也，中大夫之得君，亦子所知也。夫人主乎內，中大夫主乎外，雖欲止得乎？』里克曰：『從君而殺太子，我不忍也。輔太子以抗君，我不及也。中立而兩無所爲，可以自』

脫否？」施對曰：「可。」施退，里克坐以待旦，取往日所書之簡視之，屈指恰是十年，嘆曰：「卜筮之理，何其神也？」遂造大夫丕鄭父之家，屏去左右，告之曰：「史蘇卜僂之言，驗於今矣。」丕鄭父曰：「有聞乎？」里克曰：「夜來優施告我曰：『君將殺太子而立奚齊也。』」丕鄭父曰：「子何以復之？」里克曰：「我告以中立。」丕鄭父曰：「子之言，如見火而益之薪也，爲子計，宜陽爲不信；彼見子不信，必中忌，而緩其謀。子乃多樹太子之黨，以固其位，然後乘間而進言，以奪君之志，成敗猶未有定。」今日中立，則太子孤矣，禍可立而待也。」里克頓足曰：「惜哉！不早與吾子商之。」里克別去，登車詐墜於車下，次日遂稱傷足，不能赴朝。史臣有詩云：

特羊具享優人舞，斷送儲君一曲歌；堪笑大臣無遠識，却將中立佐操戈。

優施回復驪姬，驪姬大悅，乃夜謂獻公曰：「太子久居曲沃，君何不召之？但言妾之思見太子，妾因爲德於太子，冀免旦夕何如？」獻公果如其言，以召申生。申生應呼而至，先見獻公，再拜問安禮畢，入宮參見驪姬。驪姬設饗待之，言語甚歡。次日，申生入宮謝宴，驪姬又留飯。是夜驪姬復向獻公垂淚言曰：「妾欲回太子之心，故召而禮之，不意太子無禮更甚。」獻公曰：「何如？」驪姬曰：「妾留太子午飯，索飲半酣，戲謂妾曰：『我父老矣，若母何？』妾怒而不應。太子又曰：『昔我祖老，而以我母姜氏遺於我父，今我父老，必有所遺，非子而誰？』欲前執妾手，妾拒之乃免。君若不信，妾試與太子同遊於囿，君從臺上觀之，必有覩焉。」獻公曰：「諾。」及明，驪姬召申生，同遊於囿，驪姬預以蜜塗其髮，蜂蝶紛紛，皆集其鬋。姬曰：「太子盍爲我驅蜂蝶乎？」申生從後以袖麾之。獻公望見，以爲真有調戲之事矣，心中大怒，卽欲執申生行誅。驪姬跪而告曰：「妾召之而殺

之是妾殺太子也；且宮中曖昧之事，外人未知，姑忍之。」獻公乃使申生還曲沃，而使人陰求其罪過。數日，獻公出田於翟桓，驪姬與優施商議，使人謂太子曰：「君夢齊姜，訴曰：『苦饑無食，』必速祭之。」齊姜別有祠在曲沃，申生乃設祭，祭齊姜，使人送胙於獻公。獻公未歸，乃留胙於宮中。六日後，獻公回宮，驪姬以燭入酒，以毒藥傅肉而獻之曰：「妾夢齊姜，苦饑不可忍，因君之出也，以告太子而使祭焉，今致胙於此，待君久矣。」獻公取饌，欲嘗酒，驪姬跪而止之曰：「酒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獻公曰：「然。」乃以酒灑地，地即墳起，又呼犬，取一鬻肉再擲之，犬啖肉立死。驪姬佯爲不信，呼小內侍，使嘗酒肉，小內侍不肯，強之，纔下口，七竅流血亦死。驪姬佯大驚，疾趨下堂而呼曰：「天乎！天乎！國固太子之國也，君老矣，豈旦暮之不能待，而必欲弑之？」言罷，雙淚俱下，復跪於獻公前，帶泣而言曰：「太子所以設此謀者，徒以妾母子故也，願君以此酒肉賜妾，妾當代君而死，以快太子之志。」即取酒欲飲，獻公奪而覆之，氣咽不能出語。驪姬哭倒在地，恨曰：「太子真忍心哉！其父而且欲弑之，況他人乎？始君欲廢之，妾固不肯，後囿中戲我，君又欲殺之，我猶力勸，今幾害我君，妾誤君甚矣！」獻公半晌方言，以手扶驪姬曰：「爾起，孤便當暴之羣臣，誅此賊子。」

當時出朝，召諸大夫議事，惟孤突久杜門，里克稱足疾，丕鄭父托以他出不至，其餘畢集朝堂。獻公以申生逆謀，告訴羣臣，羣臣知獻公畜謀已久，皆面面相覷，不敢置對。東關五進曰：「太子無道，臣請爲君討之。」獻公乃使東關五爲將，梁五副之，率車二百乘，以討曲沃。囑之曰：「太子數將兵，善用衆，爾其慎之！」狐突雖然杜門，時刻使人打聽朝事，聞二五戒車，心知必往曲沃，急使人密報太子申生。申生以告太傅杜原款，原款曰：

「昨已留宮六日，其爲宮中置毒明矣；子必以狀自理，羣臣豈無相明者？毋束手就死爲也。」申生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自理而不明，是增罪也。幸而明，君護姬，未必加罪，又以傷君之心，不如我死。」原款曰：「且適他國，以俟後圖如何？」申生曰：「君不察其無罪，而行討於我，我被弑父之名以出，人將以我爲鴟鴞矣。若出而歸罪於君，是惡君也。且羣父必之惡，心見笑於諸侯；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脫罪，是逃死也。我聞之：仁不惡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乃爲書以復狐突曰：「申生有罪，不敢愛死。雖然，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努力以輔國家，申生雖死，受伯氏之賜實多。」於是北向再拜，自縊而死。死之明日，東關五兵到，知申生已死，乃執杜原款囚之，以報獻公曰：「世子自知罪不可逃，乃先死也。」獻公使原款證成太子之罪。原款大呼曰：「天乎冤哉！原款所以不死而就俘者，正欲明太子之心也。昨留宮六日，豈有毒而久不變者乎？」驪姬從屏後急呼曰：「原款輔導無狀，何不速殺之？」獻公使力士以銅槌擊破其腦而死。羣臣皆暗暗流涕。梁玉東關五謂優施曰：「重耳夷吾與太子一體也，太子雖死，二公子尙在我，竊憂之。」優施言於驪姬，使引二公子。驪姬夜半復泣訴獻公曰：「妾聞重耳夷吾實同申生之謀，申生之死，二公子歸罪於妾，終日治兵，欲襲晉而殺妾，以圖大事，君不可不察。」獻公意猶未信。蚤朝，近臣報蒲屈二公子來覲，已至關，聞太子之變，即時俱回轅去矣。獻公曰：「不辭而去，必同謀也。」乃遣寺人勃鞞率師往蒲，擒拿公子重耳。賈華率師往屈，擒拿公子夷吾。狐突懷其次子孤偃至前，謂曰：「重耳駢脇重瞳，狀貌偉異，又素賢明，他日必能成事。且太子既死，次當及之。汝可速往蒲，助之出奔；與汝兄毛，同心輔佐，以圖後舉。」狐偃遵命，星夜奔蒲，城來投。

重耳。重耳大驚，與狐毛、狐偃方商議出奔之事。勃鞞軍馬已到，蒲人欲閉門拒守。重耳曰：「君命不可抗也。」勃鞞攻入蒲城，圍重耳之宅。重耳與毛偃趨後園，勃鞞挺劍逐之。腓毛偃先踰牆出，堆牆以招重耳。勃鞞執重耳衣袂，劍曳袂絕。重耳得脫去。勃鞞收袂回報，三人遂出奔翟國。翟君先恐蒼龍蟠於城上，見晉公子來到，欣然納之。須臾，城下有車數乘，相繼而至，叫開城甚急。重耳疑是追兵，便教城上放箭。城下大叫曰：「我等非追兵，乃晉臣，願追隨公子者。」重耳登城觀看，認得爲首一人，姓趙，名衰，字子餘，乃大夫趙威之弟，仕晉朝爲大夫。重耳曰：「子餘到此，孤無慮矣！」卽命開門放入。餘人乃晉臣魏犢、狐射姑、顓頊、介子推，皆知名之士。其他執鞭負囊，奔走效勞，又有壺叔等數十人。重耳大驚曰：「公等在朝，何以至此？」趙衰等齊聲曰：「主上失德，寵妖姬，殺世子，晉國旦晚必有大亂。素知公子寬仁下士，所以願從出亡。」翟君教開門放入，衆人進見。重耳泣曰：「諸君子能協心相輔，如肉傅骨，生死不敢忘德。」魏犢攘臂前曰：「公子居蒲數年，蒲人咸樂爲公子死。若借助於狄，以用蒲人之衆，殺入絳城，朝中積憤已深，必有起爲內應者。因以除君側之惡，安社稷而撫民人，豈不勝於流離道途爲通客哉？」重耳曰：「子言雖壯，然震驚君父，非亡人所敢出也。」魏犢乃一勇之夫，見重耳不從，遂咬牙切齒，以足頓地曰：「公子畏驪姬，譬如猛虎蛇蝎，何日能成大事乎？」狐偃謂犢曰：「公子非畏驪姬，畏名義耳。」犢乃不言。昔人有古風一篇，單道重耳從亡諸臣之盛。

蒲城公子遭讒變，輪蹄西指奔如電。撥囊仗劍何紛紛？英雄盡是山西彥。山西諸彥爭相從，吞雲吐雨星羅胸。文臣高擎天柱，武將雄誇駕海虹。君不見，趙盾子冬日之溫徹人髓；又不見，司空季六韜三略饒

經濟。二狐肺腑兼尊親，出奇制變圍如輪。魏犢矯矯人中虎，賈佗強力輕千鈞。顛顛昂藏獨行意，直哉先軫胸無滯。子推介節誰與儔？百鍊堅金任磨礪。顛顛上下如掌股，周流遍歷秦齊楚。行居寢食無相離，患難之中定臣主。古來真主百靈扶，風虎雲龍自不孤。梧桐種就鸞鳳集，何間朝中菀其枯？

重耳自幼謙恭下士，自十七歲時，已父事狐偃，師事趙衰，長事狐射姑。凡朝野知名之士，無不納交。故雖出亡，患難之際，豪傑願從者甚衆。惟大夫卻芮，與呂飴甥腹心之契，號射是夷吾之母舅，三人獨奔屈以就夷吾。相見之間，告以賈華之兵，且暮且至。夷吾即令斂兵爲城守計。賈華原無必獲夷吾之意，及兵到，故緩其圍，使人陰告夷吾曰：「公子宜速去，不然，晉兵繼至，不可當也。」夷吾謂卻芮曰：「重耳在翟，今奔翟，何如？」卻芮曰：「君固言二公子同謀，以是爲討，今異出而同走，驪姬有辭矣。」晉兵且至，翟不如之。梁與秦近，秦方強盛，且婚姻之國，君百歲後，可借其力以圖歸也。」夷吾乃奔梁國。賈華伴追之不及，以逃奔復命。獻公大怒曰：「二子不獲其一，何以用兵？」叱左右欲縛賈華斬之。丕鄭父奏曰：「君前使人築二城，使得聚兵爲備，非賈華之罪也。」梁王亦奏曰：「夷吾庸才，無足慮。重耳有賢名，多士從之，朝堂爲之一空，且翟吾世仇，不伐翟除重耳，後必爲患。」獻公乃赦賈華，使召勃鞞。鞞聞賈華幾不免，乃自請率兵伐翟。獻公許之。勃鞞兵至翟城，翟君亦盛陳兵於採桑，相守二月餘。丕鄭父進曰：「父子無絕恩之理，二公子罪惡未彰，既已出奔，而必追殺之，得無已甚乎？」且翟未可必勝，徒勞我師，爲鄰國笑。」獻公意稍轉，即召勃鞞還師。

獻公疑羣公子多重耳夷吾之黨，異日必爲奚齊之梗，乃下令盡逐羣公子。晉之公族，無敢留者。於是立奚